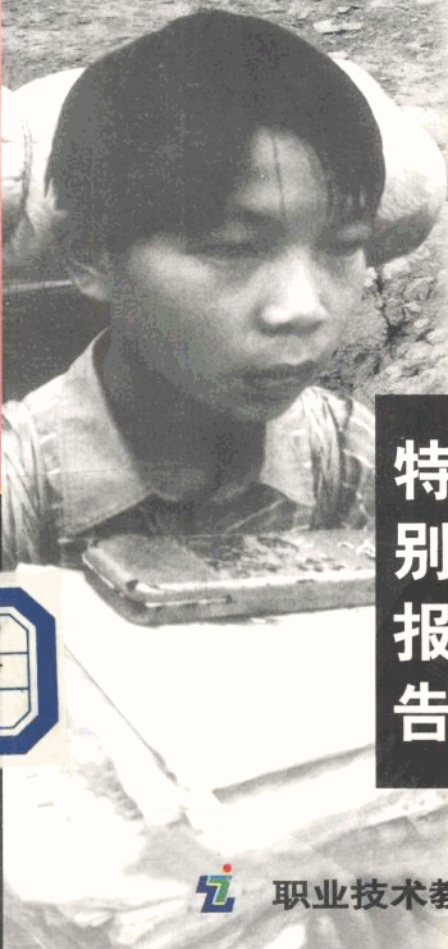


《职业技术教育》精华本

泪落无声



特别报告

关于中国当代职校生的

盼望

面对贫困

生活可以更美好

尴尬的中专生

跋涉

阴影徘徊

痛并希望着



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 编

《职业技术教育》精华本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志晶	王 薇	白志敏	刘 海
刘 煜	孙忠民	李 杰	吴 玲
吴晓义	宋晓辉	张 华	张文显
张雪艳	陈 衍	杨晓东	姚树伟
耿淑萍	黄海涛	程岂平	颜景信

序

希望工程——关爱孩子，
春蕾工程——关爱女童，
幸福工程——关爱母亲，
烛光工程——关爱教师，
再就业工程——关爱下岗职工，
国家扶贫计划——春风普度八千万贫困人口，
政府助学贷款——为大学生擎起希望的绿伞。
让所有的人都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
让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明媚春光之中，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温情和关爱的大家庭。

今天，我们发现，还有一个领域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我们的温情。这就是职业教育和她的两千多万莘莘学子。

职业教育是什么？是民族跃升的阶梯，是经济腾飞的基石，也是每个社会成员走向职业生涯的必经之路。每年，从那条五彩之路走过来的几百万职校毕业生浩浩荡荡融入祖国建设大军，成为数以亿计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支撑起共和国大厦的普普通通默默奉献的劳动者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体。

然而，他们当中也有孱弱的人群，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呼唤着我们投以热情的目光，援以有力的双手。

关爱职校生，我们愿做先行者。

用我们的心灵去叩访他们的心灵，用我们的梦想去感受他们的梦想。

编 者

目 录

引子 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	1
第一章 盼望	4
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4
孝彬, 谁能牵着你的手?	12
每年每月, 每月每天, 天天盼望	16
在姐姐的哭声中, 周拴牢念上了职中	29
三个学建筑的女孩	37
为供我念书, 妈妈把房子卖了	45
春节的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	53
爸爸, 我和妈妈等您回家	56
第二章 面对贫困	60
贫困生, 你在人格上不贫困	60
我不是小偷!	63
隆求喜渴望着念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69
韩梅, 在严冬里绽放	76
学模特的女孩: 我是吃土豆长大的	82
奶奶说: 丽仪不念完书, 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86
我要用纤细的画笔支撑起这个家	95
丁晓莲和她的一群穷兄弟	104
都是穷惹的祸?	115
第三章 生活可以更美好	125
谁来替天行道?	125
原来生活是可以更美的	129
得让孩子们念得起, 职业教育才有希望	132
顺便说一句	137

第四章 尴尬的中专生	140
在夹缝中生存	140
“祥子”马洪文	148
愁白了少年头	158
消失的彩虹	166
文凭，请为我作证	175
我不想一辈子卖报	184
第五章 跋涉	192
一片云	192
李茂折腾记	201
离婚的邢雨	211
“我是孙子”	218
女孩不易	223
按摩女小柳	232
还得走多远？	241
我不想再犯罪	248
第六章 阴影徘徊	256
招生陷阱	256
他们的精神状态令人担忧	261
危险的实习	266
高职，大门为谁而开？	270
第七章 痛并希望着	276
助人者谁助？	276
爱是最伟大的	281
职业教育能否打造自信	286
天性，需要备加呵护	289
无法轻松	292
后记	295

引子 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

公元 1999 年 4 月 26 日。

韩国汉城。

30 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和国际组织的 800 多名代表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

这一天，“全民的终身教育与培训——通往未来的桥梁”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口号。

会议的纲领性文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展望 21 世纪的建议》告诉全世界这样一个结论：“作为终身教育有机组成部分的职业技术教育，在新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将成为实现和平文化、良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际公民等诸多目标的有效工具。”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论。

《建议》呼吁——要使更多的人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满足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从而促使人们有效地进入工作世界。

这是新世纪的呼唤。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张天保马上作出了回应：职业技术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发达的普通教育而没有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就不可能使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就不可能使社会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中国政府将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张副部长的讲话赢得了热烈掌声。

世界有理由为张副部长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喝彩。

这一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重点——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数达到 1417.51 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

56.47%。

到这一年为止的几十年中，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已经为国家经济建设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中、初级专门人才。

中国的经济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庞大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得益于从这一体系源源而出的那支浩浩荡荡意气风发身怀绝技的建设大军。

职业技术教育是经济腾飞的基石——在外国如此，在中国尤是。

所以，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决定，被写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被确定为国家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全民族的意志，坚定不移，坚不可摧。

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要求，到2005年，中国高中阶段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规模将达到2800万！

毫无疑问，中国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国。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又是职业技术教育的穷国——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财力去扶持每一所需要扶持的学校，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员。

但是，我们有十二亿颗火热的心，有十二亿双温暖的手，有十二亿束关爱的目光，这是比金钱更可贵的财富。用它们，我们足以编织出一个仅仅用金钱所无法营造的灿烂春天。

这个春天能够让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穷”而不弱，能够让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数千万职校生“穷”而不弱！——希望工程、幸福工程、烛光工程、春蕾工程、再就业工程、大学生助学计划、扶贫攻坚计划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的善行义举让我们对此充满自信。

我们太需要这个春天了，因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受众是如此庞大，又是如此特殊——

引子 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

虽然，他们将很快成为支撑共和国经济大厦的基石，但是，他们却不是攀援象牙之塔的精英才，所以，对他们的困境，人们关注甚少，知之甚少，他们的落泪自然难以成金；

虽然，他们也是花季年华，也在接受学校教育，但是，在人们看来，他们已是准就业者，他们很快就能得到工作世界的酬报，所以，他们眼下的困难再大也是暂时的，他们应该学会忍耐，即便是面对绝境，希望之光也难以照耀在他们身上；

虽然，在就学期间他们就已经通过实习等种种方式，用辛勤的汗水开始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他们并非是名正言顺的职业人，纵有天大的本领也必须作为就业蓄水池中的一分子，耐心接受体制酝酿和生活磨砺的考验，任由父兄们去尽情感受让三千万人口再就业的温暖；

虽然，他们之中的“弱势”人口——来自贫困农村的、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受到过基本教育家庭的子女，以及残疾人员最多，虽然，他们依然贫困不已、孤助无援，但是，由于站在通往职业社会之桥上，他们往往被看成是无需救助者，扶贫之神常常与他们擦肩而过；

……

这是一个极易被世界关爱的目光忽略的庞大群体。

当我们在为一个新世纪的职业技术教育尽情欢呼雀跃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在这座“通往未来之桥”上还有许许多多艰难跋涉者……

第一章 盼望

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当你坐在豪华大巴里，行进在西部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时，自然会领略到大漠孤烟的苍凉、长河落日的绚丽和雪岭冰河的壮美，而你也很可能在崎岖的山路上，在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看到那些本该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赶着羊群，过早地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下面这段经典对话曾在黄金时段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广告之栏目中：

外来者问放羊娃：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放羊娃：要放羊。

外来者：放羊为啥呀？

放羊娃：挣钱。

外来者：挣了钱要干啥？

放羊娃：娶婆姨，生娃娃。

外来者：娃娃长大了干啥？

放羊娃：放羊……

听着这段对话，许多人都禁不住心中流泪。这是一道人们希望拒绝然而又无法回避的“西部风景”。面对孩子们困苦与渴求的目光，你无法心静如水，神情悠然。

千里太行，在中国华北的版图上由北向南，如巨浪拍空般奔涌直下，将中原大地劈成东西两半之后，终于在晋城脚下暂且收住了脚步。

山西省的晋城是一座老得不能再老的古城。

晋城的乡下则是一些穷得不能再穷的山沟沟。

晋城市属下的泽州南河西乡南庄村地处太行山南部的晋豫交界处，距晋城市区 50 华里，距乡政府所在地还有 25 华里。这里山高沟深，交通闭塞，村里人到乡里卖点儿余粮，换点儿油盐多靠肩担步行。只是有一条，山里人绝少将自产鸡蛋拿到乡里集上，因为即便走小路也要三个半小时，等走完这三个多小时的山路，鸡蛋会因颠簸打破大半。从村里到乡里虽然有一条七绕八拐的简易公路，但年久失修，路面已被冲刷得坑坑洼洼，走路行车十分艰难。整条公路都是在陡峭的山崖上开凿出来的，往上看是直立的山峰，劈面而来，往下望是幽深的沟壑，令人头晕目眩。道路很窄，仅能容一辆小车通过。路面被经年的雨雪冲刷得只剩下大大小小的石块。车行此处，稍不小心，就会被锋利的石块割破轮胎……据向导介绍，曾有车被割破轮胎在路上停了好几天也没有人管。也不是没有人管，是管不了，从这条路走的车实在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同行相助的机会。在晋城人人都知道有个“锡崖沟”行路艰难，其实这里的路决不亚于锡崖沟，只是知道的人不多罢了。多亏我们的司机师傅驾驶技术好，25 华里的路爬了两个小时，总算安全地驶到了目的地，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我们要采访的徐飞，家住在南庄。南庄，当地人又称“难装”，意思是这个村像一个口袋的底部，再想装什么也装不进去了。从这里往南就是更高更深的大山大沟，再也无路可通。南庄与沟对面的邓家村，西面的西庄和李家村四个自然村组成了邓家村大队。因为太穷，外村的姑娘当然不愿嫁到这里，本地的小伙子若死守家园故土，就只能打光棍了。南庄村原有 26 户人家，100 多口人。后来，稍有些能耐的人家陆续迁走了，现在只剩下不足 50 口人的几户人家了，有几户也正酝酿着迁出。邓家村原有一所小学，由于人口越来越少，小学也被迫停办了。一到三年

级，本村的学生要到五里外的村子去读书，再上到四五年级便须到25华里外的乡里去上学。

徐飞的父亲徐克礼今年45岁，1975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83年借了队里4000元钱，投资养蜂，由于缺乏技术，钱全赔了进去。心眼实在的老徐忙活了十几年，借的债好不容易还清，1997年却得了脑梗塞，身体瘫痪，失去劳动能力，为治病又欠下了一屁股债，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变得更加拮据。家里种的5亩山地里的活计全落在徐飞妈妈李梅的肩上。当年的好庄稼把式老徐彻底废了！每当太阳从大山后面累得连噓带喘爬上山头时，李梅把老徐扶到山墙根见见阳光。老徐伏在女人背上，眼睛浊黄，神情幽黯，身上带着陈年老屋里的衰败气息……

徐飞今年17岁，14岁时到职业初中读书。不到一年，家遭变故，读书的费用自然无从谈起了。徐飞虽然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妈妈一把。经人介绍，15岁的徐飞到市里的“大胖涮锅城”端盘子，每月300元工钱。电视剧里曾有一句“名人名言”：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当然最懂得钱的重要，他省吃俭用，舍不得多花一分钱，省出钱来捎回家里给爸爸治病供妹妹读书。可这每月300元钱的收入并未能维持多久，不到一年，饭店生意不景气，徐飞被辞退了。

徐飞又回到大山深处，一边帮妈妈种地，一边到山里割荆条、捉蝎子。原来每斤条子可以卖到八九角钱，今年荆条也不太好出售，他割回的条子像座小山似的堆放在破屋边上。蝎子的价钱倒比较可观，每斤可卖到130元。但蝎子只有夏天的两三个月里才能抓到，况且每天抓多少全靠碰运气。灰褐色的毒蝎十分厉害，不小心被蜇一下，毒液若不及时挤出来，就有生命危险。抓蝎子这活儿，即便是成年人也会望而生畏。也许是生活所迫，十六七岁的小徐飞对蝎子全然不惧，翻开石头，用筷子或木棒将一

个个蝎子夹住，放入塑料袋内，回家后再投到坛子里，等收购蝎子的人来。

我们找到徐飞的家时，不巧，他又到山里抓蝎子去了。前些日子，徐飞给原来职业中学的班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我现在自己给自己“上课”，学几样谋生的手艺，若是可能也攒俩钱，将来好再回到咱们班接着听您讲课……

在徐家，我们只见到了他的爷爷、奶奶、妈妈和妹妹徐小莲。爷爷、奶奶都已近80岁了，妹妹小莲13岁，在南河西乡读小学五年级，今年毕业。按妈妈的打算，小莲小学毕业后，初中就不念了，还是那句话，没有钱供她上学。就算学校照顾，可以免去一部分学费，但书费生活费每年少说也得近千元。对于徐家来讲，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年仅13岁的小莲坐在一边呆呆地看着山外的客人。我们猜不透小姑娘这时的心思，十三岁，本是个充盈着欢乐和歌声的年纪，城里十二三岁的女孩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而山里的女孩儿却将要终止读书，开始分担沉重的家庭重担了。

走出徐家的老屋，我们往黑黝黝的大山上望了再望。徐飞，现在你在哪一个高高的山岭上或阴冷的山沟里，正上着那门谋生的课程呢？我们想大声呼唤你，可又怕惊扰了你专心致志的寻觅……

再往前走，南河西乡柿园村是长（长治）月（月山）铁路线上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全是高山峻岭，从这里到市里光山洞就要穿越18个。全村才9户人家，41口人。由于这里石厚土薄，土地又少，种的粮食勉强够糊口，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山里人全靠打柴卖柴、外出打工挣点零用钱。

徐盼盼的父亲徐来林，今年42岁。盼盼的母亲当年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长子县大铺头村人，高考落榜后怕人讥笑，

一气之下嫁到山里，婚后夫妻感情很好。徐来林是条硬汉子，他每天扛着铁镐上山，在巴掌大小的石窝窝里精心莳弄着高粱、山药、玉米，他想以尽可能好的生活报答妻子的倾心之爱。站在高高的大山顶上，平素不善言语的他像期待自己好运、儿女好运一样祈求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些在好年景里生长茂盛颗粒饱满的庄稼曾让他反复重温一连几年萦绕于怀的田园梦想……

可谁能想到，妻子在生盼盼时出血不止，接生的老中医在昏黄的油灯下光抖落手毫无办法。这里离市里又远，不通汽车，没能及时救治。盼盼的妈妈分娩后第二天就死了，老徐怎么也不相信妻子就这样一下子撒手西去，再不回返。当别人问他，儿子起个啥名字，老徐迷迷瞪瞪地念叨着：盼盼、盼盼……

祸不单行。1992年，徐来林又得了脑血栓，紧接着半身瘫痪，在炕上躺了一年多，大小便失禁，翻身都要别人帮着，浑身上下溃烂得不成样子。盼盼的奶奶当时已70多岁。徐来林靠姐姐和哥哥照顾，打针吃药，才慢慢地能拄着拐杖移动几步，在破石屋的山墙根边上木呆呆地晒太阳。

徐家为这一连串的灾难已欠下了3000多元的债。去年大年初一，82岁高龄的老奶奶又患了瘫痪症，半个身子失去知觉，经过治疗，虽然能行走了，但一只手却不管用，只是勉强能将饭煮熟，端锅还要请邻居帮忙。盼盼家种了三亩地，全靠伯父代种交上公粮。每年大队虽然也救济二三百元钱，但一家三口两人需要吃药打针，二三百元钱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徐家现在连每月五元钱的电费也交不出了。山里头天黑得早。每天傍晚，老徐叮嘱一回：盼盼，把院门关了吧……然后，一家三口默默无语坐在土炕上，等待着困意光临。

柿园村太小。这里的儿童读书要到三里远的孔庄去。三里路对农村孩子来讲并不算远，但要走小道，钻山洞子，这怎么能让大人放心？村里几次试图修一条通往孔庄的人行道，怎奈山高沟

深，悬崖绝壁，村里势单力薄，最终也未能修成。别人家还能靠大人每天接送。只有小盼盼无人接也无人送，一个人在两根冰冷的铁轨边伴着春风秋雨和漫天飞舞的雪花整整走了六年……

盼盼后来考上了职业中学。学校虽然照顾他，给他免去学费，但坐车钱、生活费、书本费总是要花的。在职业中学读了一年之后，就实在读不下去了。盼盼学习不错，也很愿读书，但家境实在太难了！老徐囁囁地念叨着：现在还欠着学校的粮食和书款呢。人家看咱家穷，不好来催。可咱咋好意思总这么拖着哩？

我们四下里打听盼盼家时，正好碰上了他的伯父。伯父将正在山上放牛的盼盼唤了回来。徐盼盼穿着亲友送的半旧短裤和半袖衫，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似乎多了几分成熟。我们问他：还愿不愿意继续读书？他说在学校交不上粮，也没有钱买书，就不能再念了。山里的孩子不善讲话，勉强回答了几句，他便拿起水桶到村外挑水去了。大山沟里的羊肠小路上，暮霭四合，晚霞飘然，望着盼盼渐渐远去的瘦小背影，我们欲说无语。

盼盼家住的房子是徐家几代人的祖居老屋，是用石片垒起来的石头房子，起始年代已无人能记得清了。据82岁的奶奶盘讲，她小时候房子就是这个样子。房子太老了，每年的雨季都要漏水，屋外天下，屋内小下，屋外雨停了，屋内还会滴哒好一阵子。每年只是靠邻居帮着换一换瓦块、补补漏洞。屋内阴暗潮湿，散发着一股发霉的气味。因为家里没有主事的女人，土炕上的破被子好久也没有拆洗过了，胡乱地堆在那里。盼盼住的小土炕上放着几本旧书，走到跟前才看清是职业中学的思想品德课本和农业基础课本。爸爸说盼盼晚上无事可做，也没什么好玩的，有时候，借着昏暗的油灯翻翻课本，打发掉一个个漫长寂寞的夜晚。盼盼的父亲不能劳动，却时时怀念着故去的妻子，他常常拄着拐杖挪到妻子的坟前静静守上老半天。有一次他又到妻子的坟前去，走到半路，一脚没踩稳，摔倒在小路边的水沟里。他大声

喊“救人”，盼盼的伯父和邻居听到喊声后，才将他抬了回来。大伙都埋怨他不该到处乱走，他分辩说是想去捡些柴禾，散散心……

从徐家出来时，我们将 50 元钱送给徐盼盼，盼盼说什么也不肯接。我们硬将钱塞进他的小口袋里，并嘱咐他买件新衣服穿，或者买几本书看……奶奶和爸爸行动都不方便，嘱咐盼盼将我们送出门口。我们的车在山路上渐行渐远，蓦然回头，徐家小屋门口，盼盼仍然站在那里，挥着手和我们告别……寂寥的大山里，只听见狂噪的风把沙土掀起又放下的声响。

耿立忠是南河西乡石门村人，今年 26 岁。家有五口人，奶奶、爸妈、哥哥和他。

立忠从小喜欢美术，1994 年考入晋城市职业一中美术装潢专业，立志要当一名画家。1995 年冬天，他母亲高血压骤然发作，整整半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妈妈看病不但花去了家里的全部积蓄，还要人整天整夜陪着喂吃喂喝端屎端尿。奶奶年已七旬，只能做做饭，洗洗碗。和乡里其他人相比尚可自慰一回的是，耿立忠他爸耿小喜大小还算个“知识分子”。

耿小喜 54 岁，在河西乡围元初级职业中学当民办教师。因为得“对学生负责”，老耿脱不开身回家来照顾病人。家里的 10 亩山地也全靠哥哥一人耕种。那会儿，立忠他爸爸每月只有 200 元钱的工资，其中一半要等半年头上才发。这笔收入既要维持生计和供立忠读书，还要给他妈打针、吃药，实在支应不过来。耿立忠只得放下做画家的梦想，回到现实生活中去。他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和父亲轮替着看护妈妈。

1996 年冬天，爸爸患胃穿孔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又欠下 5000 元的外债，耿家本来已十分窘迫的家境便愈加雪上加霜。

手术之后，立忠的爸爸身体虚弱，难以承担正常授课任务。

经校方同意，由立忠顶替代教美术、体育两门课。

1999年，当了30多年民办教师的父亲转为公办教师，可算盼到了出头的日子，每月工资也升到500多元。但立忠已成了家，也要养家糊口，学校方面想了个“变通政策”，让父子两人轮流领取这一份工资，父亲领一个月，他领一个月。别人不冷不热地开玩笑：爷儿俩，一人一个“二百五”……

听人调侃揶揄，让命运造得灰头土脸的“美术家”一声不吭。

我们问立忠：“你父亲今年已59岁，再有一年就要退休。退休后学校会不会还让你代教？如果不让你代教，你准备干什么？”

立忠只说了句，“到时候再说吧，眼下想再多也没用。”

“那……你那么喜欢美术，又教美术课，怎么没参加函授、自考什么的？”

“不是正式公办教师，没有资格参加美术专业函授，自学考试也学不到啥东西，没有实际意义，再说这些都需要用钱，现在家里经济上问题大，没法考虑这些。慢慢走着瞧吧……”

沉默好久，我们在心里说，立忠，“慢慢走着瞧”，你又能瞧多远呢？可看着这位乡办职业学校美术、体育代课教师忧郁的眼神，我们终于没将这个问题提出来。